

# 追索

## —— 朝鲜“慰安妇”朴永心和她的姐妹们

陈丽菲 苏智良 · 著

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张怀孕的“慰安妇”的照片；

照片里的主人公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完整的“慰安妇”苦难史；更重要的是，她还活着。  
17岁，在日军的欺骗下，她的“慰安妇”生涯从南京开始，  
以后被送往缅甸、云南。60年后，她带着满身伤病和无法泯灭的愤怒，重返南京、云南……



# 追索

—— 朝鲜“慰安妇”朴永心和她的姐妹们

陈丽菲 苏智良·著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追索: 朝鲜“慰安妇”朴永心和她的姐妹们 / 陈丽菲  
苏智良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8

ISBN 7-218-04944-3

I. 追… II. 陈… III. 军国主义—性犯罪—史料—日本  
IV. K313.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5436 号

---

|      |                          |
|------|--------------------------|
| 责任编辑 | 倪腊松 崔肇钰                  |
| 封面设计 | 方 雷                      |
| 责任技编 | 黎碧霞                      |
| 出版发行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 印 刷  |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
| 印 张  | 6.625                    |
| 插 页  | 4                        |
| 字 数  | 150                      |
| 版 次  | 2005年8月第1版 2005年8月第1次印刷  |
| 印 数  | 1-5,000 册                |
| 书 号  | ISBN 7-218-04944-3/K·976 |
| 定 价  | 18.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83791084 020-83794727)

## 自序：有鸟西南飞

《有鸟西南飞》为中国一古诗名，最早见于《古文苑》，原是一首怀人的诗，说北人思南，欲系信于鸟翼而不得之苦衷。还有一首同时期的古诗《晨风鸣北林》，亦是拟鸟儿“熠耀东南飞”，结果“彷徨不能归”，转咏游子在外，日暮怀归而不得之悲苦情状。近来报端连续发表中韩日联合调查团携“二战”时期日本“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朝鲜朴永心老人南下求证她当年的苦难经历的报道，使我们脑际心间，无端浮上这两首古诗。事境虽不相同，但由此引发的悲悯，萦绕不能去。20世纪30至40年代，东邻的日本发动了侵略亚洲的战争，北邻的韩、朝两国，彼时尚统一，即称朝鲜，但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殖民地的人民被迫为军国主义的日本提供大量人力物力支持战争，其中就有将近20万的女性（大部分为少女）被迫或被骗作为日军的“慰安妇”，她们懵懵懂懂地跨过国境，被发配至亚洲西南各地做性奴隶。这些当时充满了生命活力的近20万小鸟儿啊！在战争的环境中，大部分被残暴的日军摧残致死，战争结束后，小部分遍体鳞伤地

侥幸生还，有一些则委羽异地，艰苦度日。

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就有这么一个小群落，她们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回乡，从 50 年代开始，相互识认，逐渐聚拢，儿女通婚，每月一次聚会，讲朝鲜话，跳朝鲜舞，做朝鲜菜。岁月的磨难，让她们从最高人数时期的 44 人，到目前只剩下 3 人，且老病交加，乡语渐忘。2002 年，我们曾叩门拜访，三人之一的金义庆老人误以为我们是故乡的使者，一句话未听完，抱着丽菲而大恸，几至昏厥。老人双腿已不良于行而仍思念远方的故乡。2004 年春节前夕，金大娘还电话问候，感谢对她的生活援助，表达人处暮年、疾病缠身、痛恨日本帝国主义改变她一生轨迹、再也无法回归故乡之心情。正如《晨风鸣北林》所咏：“玄鸟夜过庭，仿佛能复飞，褰裳路踟蹰，彷徨不能归。浮云日千里，安知我心悲。思得琼树枝，以解长渴饥。”

仅仅在中国，我们就在武汉，在孝感，在上海，在黑龙江，在吉林，在云南，在海南……发现了一羽一羽西南飞的苦命鸟儿，栖息在中国的土地上，她们是这一个个南飞群落的最后幸存者。而朴永心，则为了她和同命相怜的姐妹们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再次从故国振羽下西南，以 82 岁老病之躯，沿着 64 年前的血泪之路，行行复行行，发出生命中催人泪下的悲愤鸣叫。

我们在 10 年前开始关注和调查这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发现这个群体的人数约有 40 万之众（其中 20 万为我们中国的同胞姐妹），我们所知晓、所援助的中国大陆幸存者最多时有 100 多人，然今天只剩下 40

人了。我们希望用手中的笔，不断记录下所闻所见，将战争的罪恶，将这一段日本政府至今还在隐瞒和回避的真实历史，一页一页，昭告于天下。

**陈丽菲 苏智良**

2004年1月22日（农历甲申大年初一）于桂林路寓所

# 目 录

---

## 第一章 怀孕的“慰安妇”

- 引子 / 1
- 来自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照片 / 2
- 什么是“慰安妇” / 7
- 历史是这样被发现的 / 14
- “慰安妇”受难者知多少 / 22
- 不堪回首的往事 / 29
- 被俘“慰安妇”来自何方 / 39
- 朴永心，17 岁的性奴隶 / 41
- 坎坷人生 / 44
- “我就是这个怀孕的可怜人” / 46
- 东京法庭巧遇朴永心 / 51
- 谁拍摄的裸照 / 53
- 了不起的南京人 / 59

## 第二章 从平壤到南京

- “在南京，我被叫做‘歌丸’” / 69
- 南京的慰安所 / 74
- 去慰安所就像领配给品 / 81
- 日军颁布的慰安所规定 / 84
- 裴足间在南京的遭遇 / 86
- 朴永心所在的利济巷 / 90

- 利济巷2号的“高丽窑子” / 93  
中、朝、日三国联合调查启航 / 102  
纪念馆老姐妹相遇 / 105  
重返利济巷 / 108  
朴永心再入“19号” / 111

### 第三章 再返云南

- 日军侵入滇西 / 117  
日军在云南的性暴力 / 124  
朴永心被带到滇缅 / 129  
腾冲的慰安所 / 133  
腾冲攻坚战中的“慰安妇” / 139  
朴永心在腾冲 / 148  
龙陵的日军慰安所 / 154  
腊勐日军慰安所 / 158  
血战松山 / 163  
松山战斗最后时刻的“慰安妇” / 174  
被俘的“慰安妇” / 177  
走近松山：老人的心开始发抖 / 183  
与救命恩人的重逢 / 186  
利济巷2号的去留 / 191  
后记 / 195  
参考书目 / 201

## 第一章 怀孕的“慰安妇”

### 引 子

这是一张让世界震惊的黑白照片。

可以清晰地看到，照片上有5个人，其中4个是女性。这4位女性，就是日军性奴隶——“慰安妇”，她们均来自朝鲜。特殊的是，其中一位“慰安妇”已身怀六甲，只见她眉头紧锁，一只手抚着肚子，一只手撑着沉重的身子，几近瘫痪地靠在崖壁上，痛苦之情溢于言表，旁



《怀孕的“慰安妇”》（原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边的另两位女子，都担心地望着她。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怀孕的“慰安妇”》的经典照片。这是“慰安妇”问题最著名的照片之一。它的珍贵是因为，这幅照片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唯一一张关于怀孕的日军“慰安妇”的照片，也是“二战”时期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的铁证。

更为珍贵的是，这张照片上怀孕的这位“慰安妇”，在事隔 50 多年以后，经过中、朝、日三个国家的人士殊途同归的不懈追寻，竟然被从茫茫人海中找到。

在慰安所，她曾失去过自己的名字。她先是被唤为“歌丸”，后被叫作“若春”。

2003 年初冬，在中、朝、日三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她终于实现了重返当年受难之地——中国的南京、云南——的愿望。

她，就是本书将要叙述的主要人物——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朴永心老人。

## 来自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照片

“怀孕的‘慰安妇’”照片的拍摄地点是中国云南省龙陵县松山，时间是 1944 年 9 月 3 日，它的创作者是美军的战地摄影记者韦特·兰多尔。作者在照片题头的解释文字是：JAP COMFORT GIRLS，即“日军慰安妇”。

松山，又称大松山，位于龙陵县腊勐乡，属横断山系中的高黎贡山脉，群峰耸立，绵延不绝，由大小 20 多个

峰峦构成，海拔 2200 米的主峰顶上，北、东、南三面可俯瞰气势恢弘的世界第二大峡谷——怒江峡谷。怒江东岸的高山峭壁与西岸的松山对峙，形成惊涛拍岸、飞峰插云的怒江天堑。著名的滇缅公路经惠通桥越过怒江后，在松山的悬崖峭壁间盘旋 40 多公里，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是滇缅公路的咽喉要塞，被美国军事家称为“东方的直布罗陀”。

1944 年，日军在此依山构筑成坚固的阵地带，企图与中国远征军决战，这里也是日军在云南的最后阵地之一。著名的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上将会同盟军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中国战区最高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中将，在兵败缅甸后重整河山，以 20 万的兵力围歼滇西日军，将敌全歼于祖国的西南大门。中国军队在“二战”时期的对日大反攻，最早就是从滇西拉开序幕的，而松山大战，是完成这幕壮剧的关键之战。

历史是如此的残酷，又是如此的令人惊讶。当年历时 5 个月、激烈无比的松山战役，日军全军覆没，但这个在日军中“怀孕的‘慰安妇’”却经历了千难万险，仿佛注定是为了要见证历史一般地生存了下来，这不能不说是苍天眷顾的奇迹。

那么，这张照片是在哪里被发现的呢？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

根据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档案，照片的说明是这样写的：“在松山的村庄，被中国第 8 军俘虏的 4 个朝鲜女性。”这个



险峻的松山阵地，是中日军队争夺的焦点

（转引自《云南之战》，第126页）

“村庄”应该在山脚下，但看上去更像是在战地的壕沟，4个被俘的女性均疲劳不堪，头发凌乱，衣服不整，赤着双脚，愁眉不展，其中站立的一个女子，脸上眉间，还有黑灰顾不上抹去。

我们所知道的印证这张有关松山“慰安妇”照片的史料有三份，分别保存在美国和我国的台湾。

美国的材料保存在华盛顿美国国立图书馆里，其一保存在一份叫做《环球》的报刊上。《环球》（CBI Roundup，简称CBI），它是一份战时驻扎在中国——缅甸——印度美军所属的周报。1944年11月，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 *JAP COMFORT GIRLS*（即《日本慰安妇》）的文章，作者是美籍记者韦特·兰多尔，文章的主要内容就是披露发现战地

“慰安妇”的消息。根据文章记载，在同年的9月3日，于松山被俘的“慰安妇”有4个朝鲜人，还有一个日本人，即照片1和照片2。照



照片上的女子就是监督朝鲜“慰安妇”的日本人  
(转引自《云南之战》，第137页)

片1就是我们在书的开头就引用的“怀孕的‘慰安妇’”，而照片2即本页这幅。上面的女性，据学者后来的研究是个日本女子，这个日本女子当年约35岁，是做“慰安妇”监督的专职卖春的日本女人，名叫北村富子<sup>①</sup>。文章还特地写着“由缅甸和云南交界地带从北往南流的怒江（别名：萨尔温江）前线寄出”的说明。兰多尔自述，他在采访和参与盟军审问“慰安妇”时，曾以“从满洲逃出来的说日语的中国学生”的身份做翻译，因此有人猜测，《怀孕的“慰安妇”》上的那位蹲在4位女性边上、面带笑容的青年，恐怕

<sup>①</sup> 见浅野丰美：《云南、缅甸的慰安妇们》，载日本“亚洲女性国民和平基金会”编：《“慰安妇”问题调查报告 1999》，第65页。

就是兰多尔<sup>①</sup>。

中国方面的材料，具体记录见由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编撰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第二编 作战经过》中，该书刊有一份文件：《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自保山报告攻占松山及俘获与我军伤亡情形电——民国三十三年九月七日》。这是1944年9月7日中国远征军司令卫立煌向蒋介石报告的松山战役中的具体战况记录，<sup>②</sup>内称远征军于松山俘虏“敌妇”5人，其中朝鲜人4人，日本人1人。因此，由美军摄影记者所记录在松山战地俘获4名朝鲜女性、1名日本女性报道的真实性，在此得到了证实。

关于怀孕的“慰安妇”朴永心，美国的第二份资料保存在“战争情报局”所收的对当时松山战役中俘虏的20名女性的审讯报告中，这份审讯报告重约20公斤。当时的审讯记录第37（47）号是这样写的：

平安南道出生，23岁，Pak Yong-sim（即“朴永心”的朝鲜语发音。因此，人们最初曾将朴永心误译为“朴英深”——引者注），1939年8月，从朝鲜被带出。

也许读者要问，究竟什么是“慰安妇”呢？

---

<sup>①</sup> 由于盟军的审问记录上有对翻译的情况记录，故也有一些学者指认这位蹲在4个女子身边的是“中国士兵”。

<sup>②</sup> 参见《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自保山报告攻占松山及俘获与我军伤亡情形电——民国三十三年九月七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第二编 作战经过》，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505页。

## 什么是“慰安妇”

“慰安妇”，日语发音为“Y AN FU”，英语一般译为“Comfort Women”，是指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仅从字面意义上看，这个词带有很大的欺骗性，是加害者一方的日本政府、日本军队、日军官兵所采用的语言；而它的实质是日军的性奴隶，因此，至今亚洲各国的很多受害者仍坚决反对使用这一名词。<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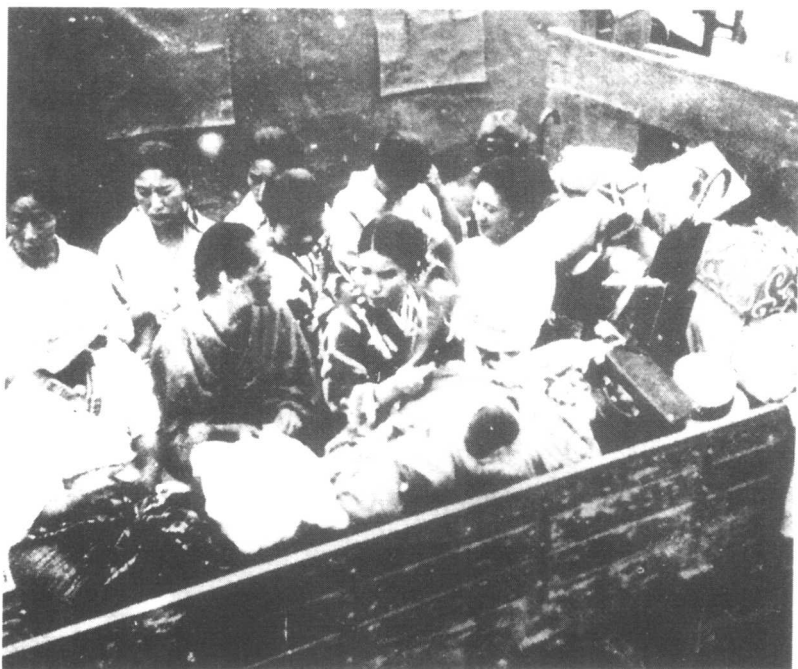
地处上海虹口东宝兴路的“大一沙龙”，是世界上第一个日军慰安所  
(苏智良 1998 年拍摄)

---

<sup>①</sup> 在我们查证、寻访幸存者的漫长过程中，凡是了解到日本《广辞苑》中对“慰安妇”定义的女性，几乎无一例外地对人们称她们为“慰安妇”提出抗议，她们认为，自己从来没有“慰安”过日军，而是被日军残暴地反复强奸的受害者。

“慰安妇”在日语中是一个复合词。“二战”以前的日本书籍辞典中，从未有见“慰安妇”一词，但“慰安”作为一个动词则向来存在，它的含义就是“安抚”、“抚慰”。“二战”时期才将“慰安”与“妇女”结合，因此“慰安妇”一词完全是战争的产物；作为一个专用名词，1978年才被收进《广辞苑》第二版，当时的定义是：“慰安妇是随军到战地部队去慰问过官兵的女人。”从目前所见的文字材料看，20世纪30年代以前，所谓“慰问战地官兵”的女性，并未见有称“慰安妇”的。在日军的有关军医研究学刊和有关的驻军统计报告中，她们往往被称为“卖春女”、“酌妇”。“慰安妇”一词的大量的、正式的使用，约见于1932年日军侵占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以后。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侵华日军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此时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正是他为了维持败坏的军纪，首次要求日本国内组织关西地区的妓女，集体来沪“慰问”日军，他制造了一个好听的名词——“慰安妇团”。从此以后，“慰安妇”的身影，便开始遍及于日军铁蹄践踏之处。

“慰安妇”制度的形成，有一个历史的过程。最初的“慰安妇”是日本军队从本土征召妓女为远在海外的战地官兵提供性服务，这是一种有报酬的军事商业性行为，确实应属“军妓”的性质。但是，随着战争的扩大，在日本政府和军部的策划下，日军从开始有计划、按比例地配备“慰安妇”，到以欺骗、强征、滥抓的手段，将非志愿的平民女性视同“慰安妇”而将其作为性工具使用，而此时所谓的“慰安妇”，主要来自作战中的敌国——中国以及日本



坐着军用卡车穿梭于战场上的朝鲜“慰安妇”

(转引自《从军慰安妇110番》，第84页)

殖民地的朝鲜。这种制度化下的，尤其是因制度化而视为合法、从而遭受日军变本加厉地摧残的“慰安妇”，早已不是“军妓”，而是完全失去人身自由、随时处在生命危险之中的日军的“军事性奴隶”。

1996年2月，受联合国委托，斯里兰卡的女法律学家拉迪卡·科马拉斯瓦密发表了《关于战时的军事性奴隶制度问题的报告书》，报告书首先指出：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强制把朝鲜半岛等地的妇女抓去充当从军慰安妇，无疑是把她们当作“性奴隶”，而且把这种“性奴隶”移送他